

来自非洲大陆的部长作家
一部关于战争、信念、苦难与自我救赎的动人故事

渡河

LA
TRAVERSÉE

[刚果]亨利·琼博
Henri Djombo
著

梁爽 邵云飞 等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LA
TRAVERSÉE

渡河

「刚果」亨利·琼博
Henri Djombo 著

梁爽 邵云飞 马小然 潘虹 宋彬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渡河/ (刚果) 亨利·琼博著; 梁爽等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2. 8
ISBN 978 - 7 - 5001 - 3230 - 1

I. ①渡… II. ①亨…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刚
果—现代 IV. ①I46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747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2 - 6626 号)

Copyright © Les Éditions Hemar, 2005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68359827 68359303 (发行部) 68359287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 / 胡晓凯

责任编辑 / 梁 斐

排 版 / 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5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5001 - 3230 - 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献给所有热爱生命
渴望世界充满幸福的人们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0)
第三章	(38)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8)
第六章	(100)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31)
译后记	(152)

第一章

这是怎样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历史！

博尼加会在无法形容的暴行中倾覆，之前没人会相信这种疯狂的预言。

没人能想到这个国家有朝一日竟会杀红双眼，也没人能想到它会被突如其来的疯狂击倒，并陷入深深的苦难当中。博尼加人自视高贵并且特立独行，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将他们跟野蛮的暴行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那些没有文化、没有自尊的民族才会有野蛮习气。然而，一天早上，战争从天而降，有如命运之神丢给了这个国家一个装满灾难的包袱。人们在枪声中惊醒，他们的梦想就此破灭，陷入无尽的恐慌。某种魔咒蚕食着这个民族。

一大早，当枪声响起时，人们以为政客和军官只是在相互示威。他们在首都的中心地带开了一个靶场。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之前虽然对此有所耳闻，但从未亲眼见过。几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慢慢过去了，“演习”迟迟没有结束。看热闹的人这回惊慌失措起来，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这场暴力停下来。

无论如何，没有工作还是让我觉得很习惯。我每天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搜集这场该死的战争的情况。至少这让我每天有事可做，忙到很晚。我总是去饭馆和酒吧，时而去“竹大婶”，时而去“大铁锅”。总之，哪里有人谈论战争，我就去哪里，大家七嘴八舌，交流战争的情况，日日如此。

一时间，举国上下哀鸿遍野，疾病肆虐。一些散兵游勇聚在一起。就在平民百姓深陷绝望之中，饱受饥荒和死亡威胁之时，匪兵头目却洋洋得意，他们坐拥从银行保险柜和企业抢来的美元和法郎，心里想着自己的生活从此不会再穷困潦倒了。匪兵们突然得到了一点钱，欣喜若狂，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从天而降的钱财隐藏起来：他们四处炫耀，大肆挥霍；他们请在酒吧碰到的每一个人喝酒。他们十分慷慨，身边围满了醉鬼和那些在酒吧喝酒没够的人。酒劲上来以后，他们便难以自己，把自己知道的新闻和秘密一股脑抖了出来。喝醉了的人也七嘴八舌，因此，想要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不得不大声叫嚷。酒吧嘈杂声一片，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越嘈杂的酒吧反而顾客越多：因为酒吧越闹腾，大家会觉得它的服务越好。有一些酒吧冷冷清清，生意萧条，那是因为没有匪兵的光顾。

在“竹大婶”，每天都跟过节一样！酒保每只手拿五只酒杯，光头上还顶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十几只酒杯，每只酒杯能盛半升酒，他来回回，给人送酒，这壮观的景象引来大家的欢呼和掌声。这些人喝起酒来真是没够，酒一上来，他们便一饮而尽，胡子上留下薄薄一层啤酒沫。

在酒吧和饭馆里，各种小道消息就像蒸锅里飘散出来的

肉香一样不胫而走。匪兵们讲自己如何辨认敌对种族。如果通过名字不能判断出种族，他们就让对方重复说过的话，通过口音来判断。他们对付敌对种族毫不客气，男的打成筛子，女的先奸后杀。他们沉溺于这种虐杀带来的快感。这些敌对种族的人们迫于贫困和饥饿，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穿过被士兵们称作“塞子”的死亡关卡来到西区避难，或是为了挣钱，或是为了躲避轰炸。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喧嚣的音乐和匪兵们酒后沙哑的嗓音交织在一起，跳舞的人们踩着乐点，声嘶力竭地边跳边唱，并淫荡地扭动着身躯。他们这样发泄着，这就是战争。匪兵们的脑子里只有女人、金钱、啤酒和毒品，正是这些东西营造出了节日的氛围。

当他们不去前线或酒吧时，便钻进库库巴市场，来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卖塞内加尔服装的店铺里弄点儿时髦穿戴，或者坐在抢来的车里招摇过市，而他们甚至压根就不会开车。一旦钱花完了，感觉自己又穷得叮当响了，他们就会再次出动。于是，一个行动接着另一个行动，战争越拖越久。

费里希安是我儿子的一个朋友，是参谋长的副官，他说：“你知道一发榴弹炮打出去要花多少钱吗？相当于一个下士的工资啊！简直是疯了，不是吗？”

大家本以为一天就能结束的战争却打了十个月！所有人都在煎熬中度日，甚至对于那些从第一声枪响就坚信自己马上能取胜的人也是如此。

博加维尔人都不再工作了，只有一些人例外——两个阵营的军人和民兵、财政部的人、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投机者们

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国家鸡犬不宁。而其他人早擅离职守，共和国元帅也一样，什么都不做，每天只是在他的官邸和电视上瞎忙一阵，不过是为了证明他的存在，让自己相信上帝会诅咒那些胆敢拿起武器反抗他的人。他和普通民众没什么区别，只能借酒消愁，以此排解战争带来的哀伤和愁绪。而我——保罗，也不例外。

我职业生涯中获得的农学家绶带和奖牌再无用武之地。让我成为工程师中精英的文凭也都化作回忆，因为我在一次逃跑中把它们都弄丢了。匪兵们可能早已将它们付之一炬，这让我烦透了。我一辈子都把这些东西视作珍宝，精心保管，最后却落得个如此结局，真是悲惨透顶！这件事让我对政府充满仇恨。这些匪兵，这群废物，让我和他们这群没有教养、一无是处的人，和这群学校渣滓成了一个水平。而这种人却在这个无视价值、破坏繁荣的国家大行其道，备受推崇。

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我和娅奇正在浴室洗澡时，子弹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战争突然打响，吓了我们一大跳。我们基本上什么也没带，就逃出了房子。没什么好犹豫的，赶紧逃跑才是上策。但是去哪里呢？

旱季的天空阴沉沉，在大地上映射出一片黑影，一阵微风吹来，带来一缕缕凉意。不一会儿，阴云密布，暴雨从天而降。

人群被恐惧的气氛笼罩着，胡乱奔逃，随后又朝城市西边涌去。他们头上顶着小包裹——里面装的东西少得可怜，迈着坚定的脚步，躲避着战火和战火带来的灾难。

满载偷来之物的私家车和军用车在街上来来回回地奔驰。

一些街区的房子被扫荡一空。扶手椅、桌子、凳子、家用电器、卫星天线、电脑、床、残留尿渍的床垫、锅和各种厨具、台布和餐巾、书桌、生锈破损的铁板、门、窗、灯、从建筑物里扯下来的电线和电线管、汽车发动机和其他从汽车上卸下来的零件塞满了轿车；车里还放着那些用过的、有些已经碎裂的地砖、铁栏杆、木板、地板和装满了杂七杂八的箱子。这些东西一路向西，跨越博加维尔的边境，继续前行。它们有的在市场上被卖掉，有的则消失在村子里。

“您拿这些发动机干什么用呀？”一个军官问一个正往车上搬乱七八糟东西的司机。

“在村子里发电！”

“您知不知道这是个直升机的发动机啊？这还是一架米格直升机的发动机呢！您在哪儿找到这些发动机的，要把他们运到哪？怎么用这些发动机发电啊？”

司机不等他问别的问题，以免让自己更尴尬，便松开离合跑了。一个下士跟他说过，无论拿什么样的发动机，都可以做一个发电机组，可以用在船只、拖拉机上或者磨坊里，还能用在许多其他地方。另外，如果发动机不能成功改造成发电机，上面的铝总还能用来铸个炖锅。

现在，城市中心成为了抢掠的对象，新车、机器、轻型摩托、冰柜、电视机、电脑、衣服、粮食、一袋袋米面、一罐罐牛奶、一包包咸鱼、一箱箱红酒、一捆捆书、一沓沓纸……房子和商场里所有的东西都换了主人。像在集市里一样，人人只顾着拿东西，谁也不管谁。这些东西都是白给的，丰收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强盗们梦想这一刻已经很久了，现在上天终于满

足了他们的愿望。

抢劫之风肆虐，达官贵人的家也不能幸免。他们的警卫和看门人正是抢劫的始作俑者。他们的报复源自他们的自私，也是对自己长年累月遭受的粗暴对待的回应。他们喝掉红酒、上好的红酒、威士忌、原浆啤酒和所有精致的烧酒。他们替主人们吃掉俄国鱼子酱、挪威烟熏三文鱼、法国奶酪和其他奢侈的食物。他们的主人们在被迫退休之后，能吃上罐头、劣质食品，喝上几口啤酒和生锈的水龙头里面流出来的水，就该满足了。这些强盗们抽着雪茄，像大猩猩一样敲打自己的胸口，表达着对从前的主人們的蔑视。

失势的主人们被迫搬走，逃离他们的住处避难。他们数着日子，不明白为什么战争还不结束。日子过得是如此的慢，一天天缓缓而过，活着变得越来越无趣，人们看不到找回往日平静生活的希望。经历了种种辛酸、生活中的烦扰、国内的流亡和各种苦难，他们最终发现，在国家平稳团结的时候，他们曾是如此幸福，而他们却一直视而不见。最终，他们发现这些疯子的枪口正瞄准着自己。

逃难的队伍晚上停下，清晨继续赶路，而车辆不用休息，始终向前行进。逃难的人络绎不绝，就像爆发了泥石流一样，东部的人转眼都迁走了。重型武器的连续轰炸甚至让那些十分怀疑战争是否会继续下去的市民都逃走了，因为他们目睹了方圆几百米之内的邻居家被炸得屋毁人亡。

统治者试图让人们相信这是场部落之间的战争，并让人们相信这场战争让整个国家乱作一团。他们承诺要与敌人做个了结，彻底消灭反对政权的部落。然而，不同种族民众的命

运却没什么不同，大家都饱受战争带来的贫穷与灾难。各族人民原本生活在一起，他们不明白战争的始作俑者想要通过这场荒谬的战争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思考着这些人变态的心理究竟会带来何种下场。他们批判战争，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感到悲哀不已。

每爆炸一颗炮弹，妇女们都会解下缠腰布，露出屁股来咒骂元帅、士兵、民兵和他们的同伙。她们用这种方式诅咒那些屠杀人民的人。城里十五个街区的市场因为这些妇女而出了名。对于那些导致人民受灾、打断了人民平静生活的罪犯，厄运诅咒将会带走他们的生命。

妇女们决定进行和平游行，并向国家元首提交一份请愿书。她们要求停止这场战争，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主。当人群到达离元首官邸不足一千米的地方时，禁卫军突然开始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射击，瞬间夺去了数十人的生命，数百人受伤。

妇女们没有一点畏惧，她们继续与刽子手和子弹进行着对抗。幸存下来的人们跨过满街的尸体，行走在血泊之中。鲜血汇成一条小溪，从元首官邸所在的山顶上流下来。当她们到达官邸入口时，几百个士兵和军官一起向空中鸣枪，然后关闭了所有大门。顽强的人们死守在官邸周围，全副武装的保卫队守在探出城墙的瞭望台上，远远监视着，像一只受伤且受惊的猫一样，随时准备为了自卫而反击。

元帅正在忙着，他的耳朵里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炮弹声，并且耳朵里还被医生塞上了棉球，他又怎么可能听到门外的枪声呢？因此，他并不知道妇女们席地而坐，包围了他的官

邸，也就没有接见她们。妇女们在外面守了两天两夜，而元帅的随从在这期间一边不断用虚假的前线战报迷惑着他，一边不停地掏空国库中的最后一份财富。随从用威士忌和香槟将元帅灌醉，还为他放映明星出演的战争片或是色情片供他娱乐。

妇女们厌倦了元帅的无动于衷，她们在第三天时离开了。告别时，她们解下了缠腰布，一点点地露出她们身体最柔软、最私密的部位，来专门诅咒元帅。

士兵和民兵兴奋地转动着眼球，馋得直流口水。他们这辈子都没看过这样的场景：嫖客要是见到这种主动送上门的场面，一般来讲，他们早就扑上去了。“我们在执勤，回城再见”，他们开着玩笑。

之后，妇女们唱着歌离开了：

你的日子到头了，该滚开了。

用剑者必死于剑下！

这就是生活的法则！你快数数还能活几天。

你死后，我们会重获和平……

就这样，她们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唱着，高声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在当局看来，东部的居民区和郊区将被夷为平地，那里将会杂草丛生，最后落到胜者手中，被建设成一座新城。元帅对手下的人说：“这一切都会属于你们！”

每天，部署在元帅官邸的喀秋莎火箭炮都会持续数小时

密集轰炸东部居民区和郊区。炮弹所至之处，红烟四起，天崩地陷。两百平方米的土地上，每秒都会落下四十余枚火箭弹，一切都被无情地摧毁了。

尽管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支持，政府军的阵地却仍停留在铁路沿线，没有前移半步。毫无疑问，从常规力量来看，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政府的主力 and 补充部队已经动员了所有力量，可那些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衣衫褴褛的叛军顽强抵抗，丝毫不落下风。

那时，我们已经开车离开了，大难当头，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也是莫大的幸运。我，保罗，真不知道如果当时要是没有车，我们还能不能活下去！

我的堂兄昂热就没这么走运。当他的房子被补充部队包围的时候，他和家人还在里面。轻机枪、火箭弹和手榴弹将房子化为灰烬，他靠装死捡回一条命。一个人装死还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是一家人，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当时一个士兵误射了自己的一名战友，后者当即毙命。突击队队长命令下属当场枪毙这个冒失鬼，下属依命行事。谁料，那位冒失鬼的弟弟随后朝队长开火，导致其身受重伤。紧接着便爆发了一团混战，大家开枪互射，场面惨烈之极，死伤无数，整股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等救援的掩护部队赶来已为时已晚。

救援部队没有丝毫迟疑，将软绵绵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者装上车子，带着体温的血从车上滴了下来。接下来，掩护部队将发生惨案的房子洗劫一空，随后又用迫击炮将它夷为平地。

昂热花了四天的时间，一路躲躲藏藏，穿过平原、稀树

草原和稀疏的森林，等到他最终赶上我们的时候，早已经精疲力竭、瘦骨嶙峋了。他的家人等到进攻士兵撤离后也马上爬起来逃了出来，不知道逃到了哪里。后来，他们被一个人带着来到我们跟前。一路上，他们遭遇了无数劫难，多亏了一位偶遇的向导，他们才能屡次逢凶化吉。当他们到达最后一个关卡时，士兵要他们出示证件。和在其他的关卡一样，这个向导用母语向士兵们解释大伙没有证件的原因。

士兵在大概明白向导的意思之后，问道：“为什么你替他们说话，他们难道没长嘴吗？这些家伙是谁？”

“这是我嫂子和侄子”，他回答道，“我们住在市中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去和城那头的家人团聚，我们家就在那边……”

一句“我们家就在那边”并不足以使大家伙通过关卡。为了刁难这位向导，士兵要他说出大哥的名字，然后分别询问其他人，结果得到了相同的回答。好在向导之前就想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事先杜撰了一个名字以备不时之需。就这样，一大家子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昂热一边笑着，一边讲着，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有时他也沉默不语，因为那些心酸的故事使他心痛至极。

像大部分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躲避在被政府军和民兵控制的区域。每个家庭重聚在一起的人都越来越多，教堂和学校每天都有东部的难民涌进来。打算离开的西方国家的人早就被自己的祖国接走了，只留下博尼加人在无休止地相互残杀。

我们在城西高地上一个叫卡杜莎的地方安顿了下来，跟

前就是一座简陋的军营。处在这个战略要冲的位置，我们每天晚上都能观看“焰火表演”：喀秋莎和各种口径的火炮万炮齐鸣，一发发炮弹飞向将要被摧毁的街区。一想到这些冒着火焰的炮弹落地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心惊肉跳。作为回击，东部也会闪现零星的火光。枪炮声听多了以后，我们就学会了辨别各种武器，它们从此不再让我们感到陌生：我们可以辨别 BM21 多管火箭炮、D30 榴弹炮、ZSU - 23 - 4 自行高炮，其他的轻武器就更不在话下了。

娅奇总是忧心忡忡：自打一位邻居差点丧命之后，我每次夜间外出都会让她坐卧不安。

“晚上那么黑，世道又如此之乱，如果你被一个醉醺醺的士兵们抓走了，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去达瓦河边吗？他们会把你扔到里面喂鱼的！”

我正好赶在宵禁之前回来了。起初，晚七点之后城里就不准再有人闲逛了。士兵和补充部队对违反法令的人严惩不贷。后来，宵禁的起始时间被推迟到晚九点，再后来推迟到了午夜。夜间很危险，许多人就是在晚上丢掉了性命：治安警察将民宅团团围住，一旦房主人被带走，就别想再见到他们了。姑娘们和她们的母亲令这些警察垂涎三尺，她们要极不情愿地在警局或者是不为人知的房子里熬过好几个夜晚。这些警察也总能为抓捕行动找到借口。治安警察便这样获得了这些姑娘的初夜权，他们尽情地享用，像是饮用公共自来水一样：一伙穿着制服的男人轮流把他们腥臭的精液喷射在哭泣无助的姑娘们的小腹上。她们嘴里被塞满东西，哭也哭不出来，只能为自己受到的奇耻大辱默默流泪，暗暗发誓要

离开这个世界，再也不回来。可囚禁在监狱里的那些人又能好到哪儿去？他们不也被鸡奸了吗？

一天早上，我们所在地区的军营长官被一个中士派来的小军官摘掉了肩章，这个小军官还责令他带着人马离开，可他压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群乌合之众占领了卡杜莎军营。这批士兵有时受一名消防兵指挥，有时又受一名上尉——中士的堂兄——指挥，他们得同时听命于两个人。他们占领了这个地区后便立下了自己的规矩。

他们到处树起路障来盘查过往行人。我的名字本来很容易引起误会，但是我红润的脸色让他们相信我是个本地人。即使我不能流畅地和他们东拉西扯，他们也能明白并接受我的话，把我当成自己人。过关时，我塞给他们几张钞票，让他们买咖啡喝。他们叫我保罗叔叔，这样称呼起来很简单。此后他们就不再检查我汽车的后备箱了。

上面提到的那个差点儿丧命的邻居名叫乔乔，他一向深居简出。一天夜里，他被几个民兵抓走了。当时，四个年轻人来到他的家里，他们那滑稽可笑的着装告诉乔乔他们是补充部队的人。他们问他是不是叫乔乔，他说不是，并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他。

“少他妈扯淡！”

他被一记耳光打倒在地，想到自己是个男人，他就强忍着痛苦，把冲到嗓子眼的喊叫声压了下去。这几个不速之客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绑到背后，然后把他扔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车上，一直开到了达瓦河陡峭的河岸上，在一个靠近老旧大坝的地方停了下来。